

关于庄子的五十四种解读与书写



斯舜威——著

庄子

庄子之天地万物萬象
庄子之自然無爲而爲
庄子之德行齊物論
庄子之應物隨心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关于庄子的五十四种解读与书写



斯舜威——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庄子的五十四种解读与书写 / 斯舜威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5.1
ISBN 978-7-5473-0734-2

I. ①关… II. ①斯… III. ①道家 ②庄子—研究
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6507号

关于庄子的五十四种解读与书写

出版发行: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12千

印 张: 10.5 插页2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—3,050

ISBN 978-7-5473-0734-2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五十平闲读老庄 (自序)

斯舜威

自号“平闲堂”，始于2005年。是年时逢本命，运交华盖，初夏之际，以“莫须有”之故被免去《美术报》总编之职，挂个“正处级调研员”虚衔，过起了“工资照拿，上班自由”的闲散生活。空闲下来了，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书店、图书馆、健身房，还有就是流连湖山，驾车到西湖边的某个幽僻所，信步赏景，忘情吐纳。久居杭州，仿佛还是第一次发现湖山深处竟有如此佳绝处。读书写作，临池玩帖，锻炼身体，放纵心灵，自得其乐，中隐于市，真有恍若地仙之感。《百年画坛钩沉》就是那时写成的，蜜蜂采蜜一般，写成了这本编年体的画坛掌故录，自以为颇得佳趣，此书2008年在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。说来，与东方出版中心也是有缘，之后，我趁“赋闲”之际又于2009年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《中国当代美术30年(1978—2008)》，这本书出版社是作为重点书推出的，装帧精美，版式大气。从网上看到，有美院学子还把这本书列为报考美术院校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。如果没有这几年的“闲散”时间，是不可能完成这两本著作的，这也算是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吧！

这段时间我还通读了王伯敏、任道斌先生主编的大部头《历代书论》，读了多种版本的《历代画论》，做了大量笔记。记得被免去总编职务的那天，我回家后在餐桌上和妻子开玩笑说：“我可以开高档车了。”妻子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爽快地回答：“好啊！你喜欢宝马，还是奔驰？现成一点的话就沃尔沃好了。”那时妻子的公司有沃尔沃专营权，选中一辆就可以去上牌的。我说：“就沃尔沃吧，低调点，毕竟我不是老板，只是一个文人而已。”岳母和儿子有点奇怪，妻子若无其事地解释道：“当家的不当总编了。”岳母便说：“年近半百，儿子也已经考上大学，你是该轻松一点了。”刚刚考上厦门大学的儿子则说：“老爸，没事，今后有我呢！”这个只有夫妻间心照不宣的“哑谜”源于数年前一段对话，我说：“换了几个职务，坐的都是桑塔纳，看来这辈子注定是坐桑塔纳的命了。”妻子说：“坐公车，你只能桑塔纳，什么时候不当芝麻官了，自己买车，就买一辆高档的。”妻子的敏捷和豁达令我动容，没几天她果真让我开上了沃尔沃S80。好

多年过去了，这辆车我一直舍不得换，不仅仅因为车好，更重要的是难忘亲人们在我受到挫折之后给予的理解和支持。那段时间，圈内对我的免职传言纷纷，但妻子从未问过半个字，从未说过一句话，“后院”非常平静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还认真通读了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，并且写了不少读书笔记，其中读庄笔记54篇，每篇都是千字文，当时就已经有书法创作计划，便一概用4个字做标题。那时社会上兴起了一股“老庄热”，书店里各类有关老庄的著作很多，但我除了看原著，对众多老庄畅销书概不问津。我之所以读老庄，也无关乎“老庄热”，而是人到中年的精神世界，需要得到老庄的滋养与关怀。清茶一杯，细细品读，偶有会意处，恍与古人晤对。我只关注自己品读老庄的点滴感受，读庄是一种享受，写庄也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精神的莫大慰藉。世俗的纷扰，不知不觉消隐了，身心如同清风朗月一般平静祥和。

通常人们都觉得老庄哲学是消极遁世的，我以为恰恰相反，老庄对自然界、人间世有着极深刻的认识，对宇宙本源及运行规律“道”有着极透彻的体悟和阐述，他们所提倡的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清静无为”等思想应对现实社会有着极重要的意义，因而说，他们是积极的，最大的“积极”，便是顺势而为，应势利导，道法自然。他们找到了人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途径，这途径，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人与社会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途径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无”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庄倡导的“无为”，是为了“无不为”，非常积极。一个人如果对人类、对宇宙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那么，他就会非常平静地面对所遇到的一切，不管顺境还是逆境。不知不觉，自己仿佛站到了一个高处，俯视芸芸众生，俯视漫漫历史，俯视茫茫未来。这样说，绝非自高自大，而是指借助于老子和庄子提供的“梯子”，立足点有所提升罢了。这样一来，自然不会为一官半职的去就耿耿于怀，也不会为渺小而短暂的人生的荣辱得失而斤斤计较。一切都淡然处之，无可无不可，有得也有失，能上亦能下，心无挂碍。要做到这一点，真的很感谢老子和庄子。

调整好状态，也就明确了此生此世前行的方向和活着的意义。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人，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江南文人，一个无须为衣食住行过多操心的文人。我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，基本上是在读书、写作、临帖、散步、品茶、小酌中度过的，每年都至少完成一部著作并出版，在全国好几家报刊开辟个人专栏，书法创作也呈现新的面貌。我突然发觉，在卸掉职务之类的外在负担后，人会变得相当轻松，这时你又可以捡拾起一些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。作为77级中文系毕业生，我学生时代的梦想是做一名文人，而且此心此情从未改变。那么，不担任行政职务，减轻一些工作负担，只会有助于我实现学生时代的梦想，又有何不好呢？这恰恰是上帝给予的恩赐啊！

就这样过了4年，直到2009年浙江美术馆建成开馆前夕，在一直关注着我的领导

和朋友的怂恿和支持下，我奉命任职于此。当我离开了工作13年的《美术报》时，风轻云淡，没有感慨，没有留恋，更没有伤怀，就如同我并未到过此处一样。我之所以乐意再作冯妇，是因为这是我感兴趣的工作，是一份本职工作和个人爱好可以有机结合的工作，是八小时内外几乎没有多少区别、依然可以沿着业已形成的文人道路前行的工作，是可以整天流连于湖山胜景乐此不疲的工作。在这里，与同事相处和谐，心情舒畅，工作得心应手，文事顺风顺水。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戎礼平女士几次组稿，我于2010年、2011年又相继出版了《海上画派》及《宰相世家》。与东方出版中心的书缘还在继续，这次，我得空重新阅读了54篇读庄笔记，发现多年前的感悟和文字依然能够让自己认可，就如同多年前自己酿的一坛酒，开坛后香味和口感都还不错，于是，舍不得独享，而要“献芹”一般拿出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。文字基本上不做改动，保持原貌，而54幅行草书法，是2013年为配合出书而一气写就的。这书法，与当年读庄子写笔记时相比，肯定有所长进了。问题在于，仅仅隔了一年，这一年我临摹了大量汉隶和魏碑，我突然发觉这批书法并不十分理想，如果现在重写，肯定会写得更好。于是，又写了54幅隶书书法，依然不是很满意，但多少能够通过笔墨来表达我对庄子的理解，与读庄文字应该是能够相辅相成的。

最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老子和庄子，博大精深，玄妙莫测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，任何人无法穷尽其理，我的所谓“五十四种解读”，只是一家之言，一鳞半爪罢了。只是因为这些文字在我人生中有“柳暗花明”之效，故敝帚自珍，不忍舍弃，浅陋谬误之处，有待方家批评教正。

2014年3月26日急就于杭州至北京航班上

目 录

五十平闲读老庄(自序)

- 1 与物无待 / 1 (102)
- 2 去我顺物 / 3 (103)
- 3 顺物自然 / 5 (104)
- 4 莫若以明 / 7 (105)
- 5 万物为一 / 9 (106)
- 6 天府葆光 / 11 (107)
- 7 觉而知梦 / 13 (108)
- 8 振于无竟 / 15 (109)
- 9 缘督为经 / 17 (110)
- 10 道进乎技 / 19 (111)
- 11 安时处顺 / 20 (112)
- 12 因顺为怀 / 22 (113)
- 13 唯道集虚 / 24 (114)
- 14 万物皆一 / 26 (115)
- 15 鉴明不止 / 28 (116)
- 16 与物为春 / 29 (117)
- 17 德长形忘 / 31 (118)

- 18 独成其天 / 33 (119)
- 19 自适其适 / 35 (120)
- 20 木鸡德全 / 38 (121)
- 21 义而不朋 / 40 (122)
- 22 相忘江湖 / 42 (123)
- 23 朝彻见独 / 43 (124)
- 24 无事生定 / 44 (125)
- 25 安排去化 / 45 (126)
- 26 雕琢复朴 / 47 (127)
- 27 体尽无穷 / 49 (128)
- 28 天下至正 / 50 (129)
- 29 无欲朴素 / 52 (130)
- 30 绝圣弃知 / 54 (131)
- 31 从容无为 / 56 (132)
- 32 抱神以静 / 58 (133)
- 33 解心释神 / 60 (134)
- 34 原德成天 / 62 (135)
- 35 修德就闲 / 63 (136)
- 36 体性抱神 / 65 (137)

- 37 虚静恬淡 / 67 (138)
38 淡然无极 / 69 (139)
39 若浮若休 / 71 (140)
40 唯神是守 / 73 (141)
41 隐不自隐 / 75 (142)
42 无益其乐 / 77 (143)
43 曳尾于涂 / 79 (144)
44 无为诚乐 / 81 (145)
45 形全精复 / 83 (146)
46 用志不分 / 85 (147)
47 以天合天 / 87 (148)
48 虚己游世 / 89 (149)
49 蔚真容物 / 91 (150)
50 为道日损 / 93 (151)
51 观于天地 / 95 (152)
52 无所不在 / 96 (153)
53 道不当名 / 98 (154)
54 至信辟金 / 100 (155)

与物无待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
而御六气之辩，
以游无穷者，
彼且恶乎待哉！

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第一》

庄子以鲲鹏展翅九万里作为意象，说明自由自在逍遥游于天地之间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但是，“逍遥游”并不容易，即使连鲲鹏展翅也需要依赖于大风，依赖于青天，不得不有所待，难以“游无穷”，人生在世，要自由自在更难。因为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世间，而是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中，离不开和方方面面的人与事打交道，必须依赖于各种关系，这样，难免要有求于人，有求于物，要陷于各种矛盾之中。这就是“有待”！人要达到某一目的，就必须有所依赖与凭借，必须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与束缚，无法完全“自由”。

比如，某些人想当官，就必须折腰逢迎，必须对上级言听计从，乃至百般阿谀巴结。所以，热衷于仕途者，别说不可能自由自在，甚至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。看到那些宫廷戏中做臣子或下属的一个个跪拜磕头的样子，深感当官这份差事也不容易。哪怕位列三公九卿，在皇帝眼里，也不过是家奴一个。纪晓岚就被乾隆斥责为“家奴”。纪晓岚以为自己受到器重，想提一点意见建议，被乾隆骂了个狗血喷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一个小小家奴，轮得到你来说三道四？”纪晓岚立马清醒了不少，夹起了尾巴。现在虽然没有跪拜磕头的形式了，但俯首帖耳的基因却不是轻易就能消除的。李鸿章也算是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人物了，他做官的秘诀是“受尽天下百官气，养就心中一段春”，可见他即使在部属面前，也难免要“受气”，更别说在慈禧面前，在列强面前了。哪怕到了最高层，乃至君临天下，也无法随心所欲，要受到种种制约。

想发财的，钱财不可能从天而降，必须通过种种办法获得。不少商人，凡对有利于自己赚钱的无不投其所好，特别是一些“特殊行业”的人，为了打通关节，拿到项目，

简直不择手段，甚至不得不做一些有损人格的事情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一条注释中曾引用邓宁格的一段话：“一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。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，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；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，便活跃起来；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就会铤而走险；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，就敢践踏一切法律；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就敢冒绞首的危险。”此言可谓一语中的。

热衷于成名成家的，与当官发财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，名利场上的角逐，总是充满肮脏的气息。比如那些做着明星梦的女人们，为了上角色，不得不服从“潜规则”陪导演们上床，有的甚至巴不得获得有名导演和制片人的“潜规则”。如果你自己无所求，当好色的导演、制片人想吃你的豆腐，你就可以狠狠地给几个耳刮子的，甚至报警，哪里用得着“为艺术而献身”？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发展，连女研究生、女博士生对导师也是需要“献身”的，否则，论文就很难通过，学位就难以得到。于是乎，“要得到，首先得付出”，在很多时候，往往是付出大于得到。或者说，自以为得到了很多，得到了自己渴望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在得到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付出了更宝贵的东西。

所以说，要想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，就应该“无待”，无所企求，无所依赖与凭借，不受外在的名利缰绳的束缚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贾魏公为相日，有许姓方士，言谈颇佳，然视公卿蔑如也，即觉得公卿没什么了不起，不当一回事。贾魏公欲见，四邀不至。后来门人苦邀方士骑驴至，且径造丞相厅事而不下驴。门吏拦阻道：“此丞相厅门，虽丞郎亦须下。”许答道：“我无所求于丞相，丞相召我来，如果这样，我就回去了。”果真不下驴而回。丞相使人谢而召之，终不至。丞相叹曰：“许市井人耳，惟其无所求于人，尚不可以势屈，况其以道义自任乎。”从这个故事中，可以看出无所求，无所待，则可以权势不能动。权势只有在贪势者眼里才是珍贵的，财富只有在爱财者心中才是重要的，美色只有在好色者那里才是稀罕的，如果有人对权势、财富和美色无动于衷，无所待，则权势、财富和美色都将失去其通常的魔力。

问题在于，人活在世上，要生存，要发展，不可能一无所求，哪怕是满足起码的需求，也必须有所付出，不可能完全“与物无待”。能够少一些非分之想，少一些非分之求，便可保持健康的心态、快乐的心境。要求得到的越少，内心越宁静。

如果能够做到无所求，看似无所得，实则无所不得。

2

去我顺物

至人无己，
神人无功，
圣人无名。

——《庄子·逍遙遊第一》

“与物无待”的难处，在于人有物欲，有所求。要无待，必须寡欲，必须无求。为此，庄子提出了为人的理想境界——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，所谓“无”，也即要摆脱自我的包袱，放弃一切追求，做到无己、无功、无名，一句话，“去我顺物”。

人最难放弃的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，对物质利益的热衷，也即离不开名利场的诱惑。不少人嘴上说视名利如浮云，实际上离开名利如同要了他的性命；不少人心里也知道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但实际上生命的每时每刻无不在为钱财而忙碌，如此则往往迷失自我，不知自己活着究竟为了什么。

最好的办法是“无己”，忘却自己，去我顺物。试想想，连自己都不放在心里，把“我”丢到了一边，还有什么外在世界可以制约自己的？

中国知识分子功名心特别强烈，似乎男子汉大丈夫到世上走一遭，不博取功名，便枉为做人似的。因而，为了功名，不惜同室操戈，自相残杀；不惜钩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；不惜流血流汗，抛弃生命。得功名者，荣华富贵，鸡犬升天，光宗耀祖，衣锦还乡；得不到功名者，别人看不起，自己也觉脸上无光，抬不起头来。实际上，所有的功名都是稍纵即逝的，都是虚幻。可惜很少有人能够看破参透。

能看破的只有许由。当尧要让天下给许由时，他坚辞不受，说：“鷦鷯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”这话平白如同现代文，但因为有趣，我还是想复述一遍：深林虽广，但鷦鷯不过借一枝栖身就够了；河水虽深，但偃鼠喝饱也就够了。回去吧，君主！天下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啊！

想想也是，天下虽然富饶，但人生一世，所需求的实际上比“一枝”、“满腹”多不了

多少，得到天下又有什么用呢？

可是，一部中国历史，实际上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争夺天下的历史。难道争夺天下者不知道人生所欲，不过“一枝”、“满腹”而已？

我只能说，尧舜的时候，虽然贵为“天子”，拥有天下，但特权是没有的，治理国家，只是尽义务，多付出辛劳罢了。我无从知道的是，如果得到天下有如同后世那么多特权、那么多特殊享受、那么多至高无上的满足感，不知道许由的态度会不会动摇；如果后世的君主一直像尧舜时期那么没有特权，不知道那些“真龙”们还会不会争得天翻地覆。

有一段真实的记载：抗战中期，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，他们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。回来后，他们对宋美龄说了延安的所见所闻，感慨于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、健康廉洁的人存在。宋美龄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我承认，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但是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。”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宋美龄的话，真是振聋发聩啊！

扯远了！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吧。不过，想想那些帝王们身后也不过是埋身黄土而已，尽管那黄土比平民百姓要厚一些，厚得堆积成山陵，结果也是腐烂成黄土。帝王尚且如此，所谓得功名者更不值得说了。

如此说来，倒不如像庄子说的干脆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算了。至少，活着的时候，可以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

庄子刻画了一位“神人”的形象：“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这“神人”，应该就是无己、无功、无名者的化身。他是那么美好，又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。如此看来，要做到“去我顺物”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还是让我们保持这样一种美好的形象吧！心中常怀有一位冰清玉洁的“神人”，那么，神情操或许会有所不同。

3

顺物自然

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遙乎寝卧其下。

——《庄子·逍遙游第一》

画家林海钟喜欢画树，或者说我喜欢林海钟画的树。他的树仿佛是从几千年前遗留下来的，枝干虬盘，饱经风霜，在广漠之野独立于世，超然方外。他惯用一个题目：吾有大树名曰樗。

原来他画的是樗。

庄子和惠子有过一段关于樗的对话：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臃^{*}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”

庄子曰：“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漠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遙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

樗，是一种木质很差的木头，派不了什么用场，别说木匠不会看它一眼，当年我当农民时砍柴也不会选择它，它甘于寂寞，甘于承受人们的不屑和不顾。但是，在庄子看来，正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，就不会夭折于斤斧，不会受到意外的伤害。它可以自由自在地扎根于无何有之乡，生活在广漠之野，岂不安然？与那些所谓的栋梁之材相比，它活得更自然、坦然、悠然。

然而，人们往往是热衷于当“栋梁之材”的，拼命按照某一种标准“培养”自己，以便适合手执斤斧者的需要，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到庙堂里去做一根柱子，或者椽子，哪怕是踏脚的门槛，轮不到，竟郁郁不得志。于是将希望寄托到子女身上，不让子女有自

* 植，通臃。

由自在生长的空间，一味按照“成材”模式进行扭曲、矫正，被斤斧砍去则洋洋自得，以为终于“成材”，未被砍去，反而无比沮丧，以为无能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：家长和学校都按照已经扭曲的模式努力让学子们“成材”，结果却是普遍的畸形和扭曲。教育的问题谁都看到了，却谁都无法改变。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！

还是做一棵大樗吧！即便没有人会将它放在眼里，没有人会留意它，那又有何妨？按照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阳光、雨露、空气，而大可不必理会身边别的树是去做“栋梁”了，还是被砍去当柴烧了。

无用，便是顺物自然，是随其所用，是无用之用。

人生要有用不难，要无用却更难，也更可贵。

谓予不信，请翻开中国历史看看，许多今天视为珍宝的，当初或许都不过是“无用之物”罢了！事实证明，“无用之用”，结果却是“大用”。古代的文人墨客们喜欢以雅玩的心态，做一些“无用之事”，比如无补于国计民生的吟诗挥毫，千百年之后，这些诗词与书画反倒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主脉，成了珍贵的宝藏。

林海钟曾给我画过一幅小品，画面上就孤零零的一棵树，名字就叫《吾有大树名曰樗》。

不知是他自己想做樗，还是提醒我做樗？

4

莫若以明

道隐于小成，
言隐于荣华。

故有墨儒之是非，
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
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
则莫若以明。

——《庄子·齐物论第二》

庄子曰：“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”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”“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‘莫若以明’”。

这些观点是值得玩味的。

按照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做人应该“是非分明”，而“是非不分”、“混淆是非”都是不对的。

但是，是非是什么？是非何在？我们却并不清楚。准确地说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是非标准，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
比如：我出生于1957年。那一年，全国许多人，包括我的外公，被打成“右派”。按照当时的是非标准，“右派”们均为“非”。但是，时隔二十余年，他们都被“平反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非“非”，而是“是”。是非的标准，在一开始就被模糊了。

稍后，提出“四类分子”的概念。也就是地、富、反、坏，加上“右”，实际上是“黑五类”。他们都是错的，属于“非”的范畴。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，妈妈要出门，把我托付给一位邻居老婆婆，我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我不和她在一起，她是地主婆。”但是，后来“黑五类”除了其中的小部分确属社会渣滓的“坏分子”之外，绝大部分都平反了。

再后来便是“文革”，一个个造反派组织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从唇枪舌剑，到文攻武卫，看似爱憎分明，实则糊涂透顶，闹得鸡犬不宁，打得血流成河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大家都错了。

够了。在经历了一次次玩弄之后，人们的脑袋，已经被所谓“是非”麻木了。

其实，所谓是非，不过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的一种好恶观，一种现实的功利需要罢

了。今天“是”，并不意味着明天亦“是”；今天“非”，并不意味着明天亦“非”；人们普遍认定“是”，可能恰恰为“非”，人们普遍认定为“非”，时间却证明是“是”。这样说，并不是否定是非观，而是提醒大家比是非观更重要的是“明”。

由此便体现了庄子的睿智和伟大。在他看来，没有彼，便没有此；没有此，便没有彼。没有是，便没有非；没有非，便没有是。它们本身便是对立统一、互为依存的。谁也离不开谁。少了对方，则意味着自身的消亡。因而，“莫若以明”，不如回到最初的根本的虚无之道那里去。在那里，无所谓彼此，无所谓是非，无所谓真伪，一切都是混沌的，也是等同的，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世界啊。

纵使无法回归，至少可以让人少一点狂妄自大，少一点自作聪明，少一点自以为懂得“是非”的无知，从而少一点是是非非。